

立言 /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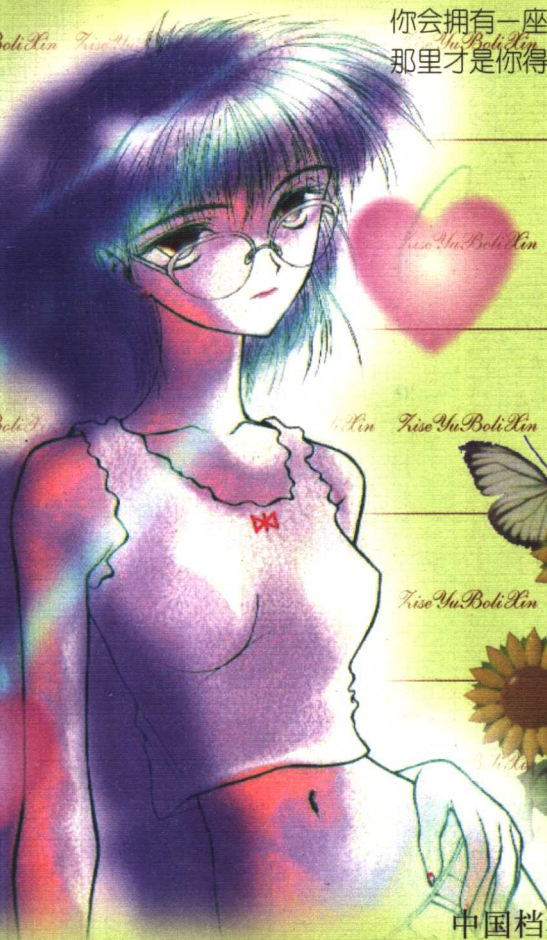
金苹果

紫色雨，

ZISEYUBOLIXIN

玻璃心

把一个个日子
种植在心里
你会拥有一座开阔的森林
那里才是你得以歇息的地方



中国档案出版社

中学生情感散文

zhongxueshengqinggangsanwen

责任编辑/田小燕

封面设计/严小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学生情感散文/立言编.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0.8

ISBN 7-80019-985-1

I. 中… II. 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4512 号

ZHONGXUESHENG QINGGAN SANWEN

出版/中国档案出版社(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1 号)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湖南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

规格/850×1168 1/32 印张/7 字数/160 千字

版次/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4000

定价/全四册:51.20 本册:12.80 元

一场微雨如期而至
倦卧在自己的心事上
一个雨滴沍湿半个下午
而你依旧
只有眼睛
不再遮掩创痛

Z I S E
Y U B O L I X I N



目 录

第一辑 失去的克里特岛

老 师	王 默(3)
朋 友	王 默(7)
失去的克里特岛	王 默(11)
铁轨梦	文 虹(13)
花 祭	文 虹(16)

第二辑 玻璃心

爱情的期限有多久?	黄金秋(21)
无法浪漫	易 容(25)
只在乎曾经拥有	丘英姿(28)
分手的风景	阿 伦(30)
心的倾诉	袁 平(33)
玻璃心	林 波(35)

第三辑 穿过你的心情

清 梦	肖 苗(41)
遥 望	肖 苗(43)

六月的乡村	肖 苗(45)
向往青天	肖 苗(47)
山居随笔	肖 苗(49)
沿着忧郁行走	肖 苗(52)

第四辑 紫色的苦恼

紫色的苦恼	任 佳(57)
小狗之恋	蒲 钰(59)
那是一朵漂亮的蔷薇	蒲 钰(62)
古典情结	水 水(64)
十六岁少女的日记	杨红玉(67)

第五辑 雪的面目

雪的面目	林清玄(73)
母亲的谎言	葛刘强(75)
父亲的洗发水	刘万东(77)
劝老兄戒烟	蒲 钰(79)
思念奶奶	张蓓蓓(81)
家乡的老屋	罗 婷(83)

第六辑 家园如梦

家园如梦	山 珍(89)
西部柳笛	李正亭(94)
飘逸的白手绢	张秋荻(97)
卓玛之乡	杨丽娟(100)

年迈的婆婆·····	刘阳谷(103)
高原娃儿看大海·····	范霁霁(105)

第七辑 渴望生命

渴望生命·····	刘 祯(111)
因为我穷·····	尹明科(113)
班草其人·····	韩 芳(116)
找不着北·····	吴华山(118)
夜的眼·····	成彩花(121)
礼 物·····	屈 柳(123)
黑眼睛·····	冯 华(126)

第八辑 小雨深情

艳艳的火花·····	阎 金(133)
枯树·我 ·····	周文全(136)
月下昙花·····	龙 群(138)
雪 思·····	朱卫琴(140)
小雨深情·····	张 斌(143)
海的风韵·····	张海涛(146)
家乡的黄昏·····	张金梅(153)

第九辑 在母亲的泪水中远行

晶莹的泪花·····	陈 绚(159)
爱,在废墟中延续 ·····	张 柳(161)
母亲节的思念·····	童 乐(163)

生 命·····	顾 俊(165)
在母亲的泪水中远行·····	李兴安(168)
蛙声依旧·····	马 洁(172)

第十辑 偷走你的寂寞

是谁轻唱老歌·····	朱 波(177)
想偷走你的寂寞·····	李建平(179)
伤心的话留到明天再说·····	刘 锋(181)
爱情的考验·····	涛 子(183)
男孩的心语·····	可 人(185)
美丽旧梦·····	草 籽(187)
坚强地站起来·····	尘 烟(190)

第十一辑 你是疯儿我是傻

小仙女和小红帽·····	小 雨(195)
可爱的情人节·····	甜 甜(200)
你是疯儿我是傻·····	沙 沙(203)
紫色风铃·····	曹晓敏(207)
献给女孩·····	王晓丹(209)
内心深处的眼镜·····	宋晓丽(212)
追寻宁静·····	欧阳宜文(217)

第一辑

失去的克里特岛

推开夜的房门，
大风从心灵上刮过；
我伸出双手，
感受到了一种润润的柔情。

王 默

老 师

倘若有来生，还做您的学生。
倘若有来生，我一定鼓起我所有的勇气，
把所有的心语都讲给您听！

前些日子，去过二小，和一个朋友，起初去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原因，只是去了之后，再次接触那些曾经熟悉，可如今却离我越来越远的岁月，心中不免一颤。于是，那些被我小心翼翼地为了不再次触动自己而藏好的所有记忆的卡片都因这一颤而抖落了一地。朋友看出了什么，替我找了一个再蹩脚不过的借口，带我找到了于老师的办公室。

我站在于老师的窗外，没有进去，只是看。看于老师工作的样子，总会激起我一些早已平息的回忆。是的，我没有

紫色
雨，
玻璃
心





进去，我怕和老师的目光接触，我会不知所措的，会不知说什么，一切从何说起，我怕那种无言以对的尴尬。原本是一种美丽，因为它有了距离；倘若是一种美丽，又何苦去击碎它。站在窗外就好，只要看得见就好。依旧希望有许多话要说给老师听，我也的确有许多话要说给老师听的。我相信老师，也坚定不移地认为老师可以理解我。然而，我还是不会说，即使我们心灵的距离可以缩到微乎其微，可时间的距离又怎样去度越呢？老师毕竟是老师，而我也毕竟只是个学生。如今，站在这里就够了。

记得刚入学时，我对这位老师的印象是极为好的。那时我本是个害羞的女孩，当我可以把自己的小手安心地放入老师的大手中松弛一下，我真的是幸福极了。老师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女性——端庄、贤惠、温柔，连点名都是轻轻的，点头微笑。至于我给老师留下的印象，我不知道，只是在毕业后的学生会上，才听老师说，那时的我，穿了一身黄色的纱裙，头发也黄黄的，人又小又瘦，像个玻璃娃娃似的，很漂亮。“一下子，我就喜欢上了这个小姑娘，干干净净的，文静极了！”老师这样说的。我笑着，隐约觉得眼角被什么刺痛了。今夕何夕，老师却还记得那个我，真希望自己还是个文静的如玻璃娃娃般透明、可爱而又害羞的女孩。我都快变得令自己失望了。

实际上，我一直是个很害羞的女孩，只有在熟人面前才开朗一点，在人多的地方，连喘气都不敢大声。也许是因为未上学前邻居家的哥哥讲给我许多关于老师的可怕传说，这使我一直地害怕老师，甚至在这害怕被演绎成某种尊敬时，我也可以直言不讳地说，那就是害怕。我连举手组一个相当简单的词都不敢，又怎么敢和老师说话呢？只要我和老师单独在一起，我便赶紧逃之夭夭。于是，我总是习惯一下课就

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同学们聚在老师的周围和老师说说笑笑。我很羡慕，但只是会看。不要说是开口，就是要有开口的企图，舌头也会马上打结。我一直压抑着，天知道我有多少话要对这位可亲的对我来说还很陌生的老师说。机会来了。一天我回家时，与老师同路，我欣喜若狂，回想一下我当时讲的都是什么呀！连睡觉不敢露脚是因为怕大猩猩来舔我的脚的事都讲了，甚至连怕热想伸脚又不敢伸脚的难受的感觉，都描述得一一俱全，还请求老师千万要替我保密。老师只是笑着，说了一些很鼓励我的话。我满意地走开了，只觉得那天阳光灿烂。如果不是有老师的鼓励，可能直至今天我睡都不敢露出脚来。

小学，我是任班长的，朱珠任副班长，也是因为说不通的道理，我们便一块决定辞职。到最后宣布得票结果时，您说了许多，没有责备，只是口气平平地说了许多我们俩任职的事情。台下所有人都在抬头看您，而您只是看着我们，对我们说着。头次感觉，竟有人（一个大人）如此了解我们的心。我们哭了，一直哭到所有人把目光从您身上再聚到我们身上，我哭得很伤心，后来您也哽咽了。今天。我又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让您伤心了么？也许我已有了一个坚硬的外壳，也许我看似已经长大了很多，可我仍然还是那个胆小、害羞，会因一点小事而手足无措，时时希望有人递我一块手帕，帮我一把的小姑娘呀！我仍很胆小，只是会硬着头皮，假装勇敢罢了。您已不会再递我手帕，已没人能帮助我、安慰我了，所以我必须自己长大。长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正努力着。

记得您在我毕业留言册上写的话吗？“希望早日见到你的著作！”看到它的时候，我惊异了。直到四年级，我的作文仍有一半是抄的，最低分都有过四十分呀！也许您看到了





点什么。

不想给您扣上哪顶高帽子，即使对于您来说它当之无愧！我还有许多事没写，许多话没说。现在，我就在您窗外看您工作，我在默念着，您听见了吗？我告诉龙龙了，要好好孝敬您，龙龙是个乖孩子。倘若有来生，还做您的学生。倘若有来生，我一定鼓起我所有的勇气，把所有的心语都讲给您听！

王 默

朋 友

我和岩的友谊就像是
一个平面内的两条平行线，
不用担心有相交的危险，
就那样的配合着，
任时间的列车在我们身上呼啸而过。

岩是一个老成却不让人感到沉闷的人，他总是有办法自娱自乐。他总是嘲笑自己，嘲笑别人，嘲笑这个浮躁喧嚣的世界。然而，他也总是如此执著地对这个世界抱有一丝认真的态度。他总可以毫不迟疑地去认同这个世界，面对这个世界。他喜欢这个世界上的每一点让人不能轻易接受的东西，并把它们信奉至上——虚伪，夸张，残忍，怜悯，而且总可以把这些

紫色
雨，
玻璃
心





东西解释得恰到好处。

岩对我来说是一个知音。在我可怜兮兮地弹奏着自己动乱混浊的音符时,他总是细细地听着。这个人永远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站出来扮演一个你最需要的角色,而且他会诚心诚意地入戏,哪怕那不关己事。喜欢和岩说话,我可以直言不讳地说,不管那满天碎纸片飞似的流言。和他说话总可以暴露出我的一些缺点,却也丝毫不让虚荣的我感到一点难堪和痛苦。他认同我,亦了解我。我笑过:“岩就是岩,总能说出一些表扬人的不知真假的话,让我屁颠颠的不知怎么笑才好!”

人就是人,和别人谈话无需都是为了获得别人的认同。我也脱不开这个命定的范畴。和岩说话,也就正好满足了我这点小小的奢望——他总会不顾一切地批评我一番,然后再鼓励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就是我理想的知己。不知从哪本杂志上翻到过这么一句话:“女朋友最多只能了解,却不能安慰,所以女人还要交男的朋友。”我笑了,岩不就是这么一个人吗?

岩是有一颗童心的,怪不得我那么甘心于做他的妹妹。看到他和别的孩子谈天,不经意地看到他那近乎于透明的笑,才发现原来童心与自然这两样东西在他身上都保存得那样完好。他也始终还是个孩子,一个自以为老成的孩子,懂我的意思吧!

我惊异过为什么岩看的总比我远。他欣赏世界的每一点,美与丑他统统接受,他永不停止的嘲弄这个世界却又永远无法扼制地发自内心地迷恋着这个世界。

岩的看法从不轻易改变,他是一个一心一意,专一到不可思议的大男孩。当他做了一件事,事情也确实如此了,的确就是这样的了,他也不隐藏。对了就是对了,错了就是错了,他都是坦然面对。世事如此尴尬,在这面前,他坚定镇静的一

如一个成熟的长辈。

但岩毕竟也只是个普通的男孩，他的胆子确实不大，他也会心虚却故作勇敢，强装得一脸满不在乎，而实际却打肿了脸充胖子——慌张得厉害。

岩也会不经大脑地说出一些话，做一些令自己前思后想都觉得不对劲儿的事情，我也会的。但好在他或我都不是个记仇的人，所以时至今日，我们仍一直保存着一丝淡淡的友谊，不是刎颈之交，也不常常煲电话粥，只是他有事的时候就到我的座位前坐一坐，说一说。我并不觉得他那是在利用我或是别的什么的，他有事我就尽心尽力地去听，全心全意地去做。他在我面前俨然一个大哥哥，或者说是像姐夫和小姨子之间的关系。我心烦的时候也会借岩来做顶事板，他也不在意。一直就这样，君子之交淡如水，像是住在偌大的城两头的两个人，彼此都知道对方好好的活着，偶尔会在拥挤的逃亡者的人流中相遇。如果两个人身边都没有人，便会很默契地相约去咖啡屋里品一杯清咖，聊叙近事，暂忘烦忧，然后再各走各的路，直至下次再有烦心事，再次偶遇。如果彼此身边都有人，就互道一声“嗨”，然后走开，为对方祝福。

我和岩就像是两个堆砌自己美丽却又虚幻的积木孩子，费了很大的力气盖好层层金丝楠木的殿宇后却毫不吝惜，不假思索地无端地推掉它，只为了一时的无忧，无搅拌和洒脱，为了那种淋漓尽致的没有罪恶感的破坏和幸灾乐祸。梦想的充其量就只是梦想，不是全部，因为我们都瞧不起眼泪兮兮地望着一堆残垣断壁的孩子，因为我们都很有平衡理想与现实的天平座，因为我们都是充满理智却又不乏激情的人。我们还都是早熟的孩子，所以可以尽情地去做别人的矫情、天真与世故。

我们都在自己的领地内恣意地挥霍着青春，任性。青春





一去不回,能当吃饭的时候为什么不吃呢。

我喜欢当着岩的面想那些林林总总的小事,说那些林林总总的小事,岩不会骂我鸡婆,我也会好心好意地奉承岩几句。岩是个难琢磨的人,我是个很表面化的人,不过好在我很年轻。

我和岩的友谊就像是一个平面内的两条平行线(铁轨),不用担心有相交的危险,就那样的配合着,任时间的列车在我们身上呼啸而过。它不会翻车。